

“莫迪新政”面面观

智 艳

印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发展理念和发展梦想的国家,无论是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大国梦”,还是经济改革之父曼莫汉·辛格推动的“世界经济强国之梦”,似乎都已随着印度经济发展的波折起伏而声势渐微。“莫迪新政”到底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印度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一直倍受关注。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莫迪担任总理执政以来,“沉闷”多年的印度经济好像立即活跃起来,尤其在全球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增长势头良好的印度,堪称世界经济中的一抹亮色。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莫迪上台之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莫迪新政”。

在印度,莫迪被称为“平民总理”,因为他来自社会底层,自然也受到平民的广泛支持。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种族等级制度鲜明的国家,与大多数出身高等种姓、接受精英教育的政治家不同,莫迪来自相对低贱的、主要靠生产植物油或经商为生的甘奇种姓。1950 年 9 月,莫迪出生于印度西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年少时帮忙家里经营茶摊。在家乡,他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之后又通过远程教育拿到了德里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古吉拉特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自 2001 年起,莫迪连续三届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当政期间,莫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简化政府审批手续,减少对市场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改善基础设施,修建、升级公路,实现 24 小时供电等;采

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创造投资友好型环境。在此情况下,塔塔汽车、通用汽车、标致汽车等国内外企业纷纷到古吉拉特邦投资建厂。古吉拉特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 10.3%,由于莫迪非常欣赏中国的改革开放、曾多次前来中国取经,古吉拉特邦也被誉为“印度的广东”。经济成就为莫迪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竞选 中,其他政治家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做出承诺,而莫迪不需要,只要谈起自己在古吉拉特邦的经验,就足以让民众信服。

莫迪创造的“古吉拉特模式”使印度国内外对新政府寄予厚望。自 2014 年 5 月执政以来,莫迪政府便推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改革政府的措施,除了继续推进市场化、全球化改革之外,还提出了庞大的“供给侧”改革计划,主要包括“印度制造”计划、“印度创业”计划、“智慧城市”战略、以及税收制度改革等。此外,莫迪将外交比作经济发展的侍女,他推动的“佛教外交”颇具特色,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印度制造”计划 (Make in India Campaign)

印度自 1991 年 7 月开始

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由于短期内无法解决运输、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印度政府选择对基础设施依赖不高的高科技服务外包作为经济发展突破口,印度的服务业自此之后蓬勃发展,近年来更是占到印度 GDP 的 58%,而工业(含制造业)仅占不到 25%,农业也不及 20%。但是,外包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就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显示,当前印度就业市场大约有 4.7 亿人,其中 90%左右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每年还有大约 1200 万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莫迪认为,如果没有能够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制造业的发展,印度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腾飞。

在此背景下,2014 年 9 月 25 日,印度总理莫迪正式推出“印度制造”计划,重点发展基础设施、数字网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立志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变基本依赖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莫迪政府希望通过“印度制造”计划,在 2025 年将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由 16%提高至 25%,以期每年新增 1200 万个就业机会。

为支持“印度制造”计划,莫迪政府加大了对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力度。莫迪时常以“印度

头号推销员”的姿态现身,在诸多国际场合强力推销,首要目的就是吸引外国投资和印度侨资。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已经出访 20 多个国家,并与中、美、日、俄、澳等国在民用核能、基建、工业园、高铁和煤矿等领域或达成双边合作协议,或推进了投资协定谈判。例如,同美国达成向印度提供民用核能技术协议,以落实两国 2006 年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俄罗斯已向印度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基建贷款并承诺 10 年内为印度提供 1000 万吨原油,20 年内为印度建设 12 个核反应堆;中国承诺未来 5 年内向印度基建投资 200 亿美元,并在印建设工业园;日本承诺未来 5 年内对印度投资 350 亿美元,主要领域为基建、智能城市、清洁能源、技能培训和食品加工等,并在印度建立多个工业园区,以及向印度制造工人提供软技能培训。

同时,印度政府还放宽了外国投资者在国防、保险、航空、电子商务和房地产等重要领域的准入限制和退出机制,并对投资在制造业的企业给予优待。例如,将保险业和国防工业的外资占比上限由 26%提高至 49%;在汽车制造、制药和建筑等行业中,允许外资投资占

比达到 100%;在包括货运走廊、高铁等基建项目中允许公共私营合作(PPP)融资模式下 100%的外资占比等。

“创业印度”计划 (Start up India Campaign)

印度 12 亿人口孕育了全球第三大经济市场,同时这是一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国家,人民积极乐观、崇尚个性化和创新。正当我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印度版的“双创”计划也随之亮相。印度总理莫迪继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计划之后,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历史性地推出“创业印度”计划。本次提出的具有印度特色的“双创”计划的重要性堪比一年多前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它将从多个方面鼓励印度民众创新、创业,有助于培育印度的“企业家精神”。该计划提供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成立 4000 亿卢比的政府基金投资初创企业、成立簿记小组、简化公司注册程序、快捷审批、优化资金获取渠道等,例如,印度政府推出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创业企业可以借助该软件一天内完成公司注册。专利申请的批复

(下转 5 版) ➡

➡ (上接 3 版)

及后来将李斯特经济战略思想系统地贯彻于经济政策,在明治维新之后的 20 多年里,尽管依然受诸多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但是通过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日本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工业能力取得了长足增长。及至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的刺激,以及从甲午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和彻底消除不平等条约,日本此后在激进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的指引下,工业能力获得了持续和快速的增长。日本曾受欧美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压制,后来又从与东亚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取巨大的利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日本:即使背负违约恶名,也要力争商业

利益。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美欧日等在崛起阶段形成的重商主义传统,即主要通过贸易保护等政策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便达到力量与繁荣这样的目标。其实,在守成阶段里,每当步入经济危机以至于需要扶危救困时(比如说 1930 年代大萧条、1970 年代经济危机和 200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美欧日等都会不失时机地或者祭出重商主义旧法,或者放出重商主义新招,对国内经济运行进行强力干预,对国际经济关系做出大幅调整。现在中国正处于快速崛起阶段,作为竞争对手的美欧日等的选择便是:一方面指责中国采用重商主义政策损害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惜违背国际条约为一己私利而行重商主义之实。

美欧日不再羞言贸易保护主义

从 2008 年爆发经济危机算起,全球增长萎靡不振已达 8 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欧美日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违约,反映它们现在已经焦虑到了怎样的程度,以至于需要采取联合违约这样的行动,捂住喘息维艰的胸口。从本质上说,反倾销时如果可以采用“替代国”做法,那就相当于拥有一种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和实现精准产业保护的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权利。为了维护国内利益而不惜违背国际条约,也说

明美欧日等现在已不再羞言贸易保护主义了——即使让道德之鞭散发出虚伪之光,那也是不用再顾忌的了。

还有比上述违约更直白更高调的呢!听一听特朗普说过的那些话吧。他扬言执政之后对所有国家要征收 5%的进口关税,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更要征收高达 45%的关税。看一看特朗普的那些内阁成员吧。他们几乎不是鹰派的军人,就是重商的富人。再看一看特朗普选任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吧。他是一个指责中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损害美国利益的学者。除几本专门针对中国的书籍之外,他还在《世界事务》等杂志撰文,不仅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基本经济威胁,而且力主重塑两国关系以创造新的机会;他

还认为中国竞争优势中最重要驱动力不是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来自一套有效的非法贸易实践。

在当前局势下,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重商主义重燃美国梦,这并不令人惊讶。特朗普政府可能还想依托美国现有的优势,营造一种谈判氛围,压缩中国的策略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操控之下的 G7 囊括了到期仍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 WTO 成员;这种多国联动态势必然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以至于连 WTO 机制未来的有效性都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美欧日等日益严重的重商主义倾向,中国应该未雨绸缪甚至另做打算。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 ■